



大家小书
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



陶渊明批评

萧望卿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 京 出 版 社



陶渊明批评

萧望卿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陶渊明批评 / 萧望卿著. — 2 版. — 北京 : 北京出版社, 2016. 1

(大家小书)

ISBN 978-7-200-11724-0

I. ①陶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陶渊明 (365~427) — 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0840 号

总策划: 安 东 高立志

责任编辑: 高立志

责任印制: 宋 超

装帧设计: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

· 大家小书 ·

陶渊明批评

TAO YUANMING PIPING

萧望卿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七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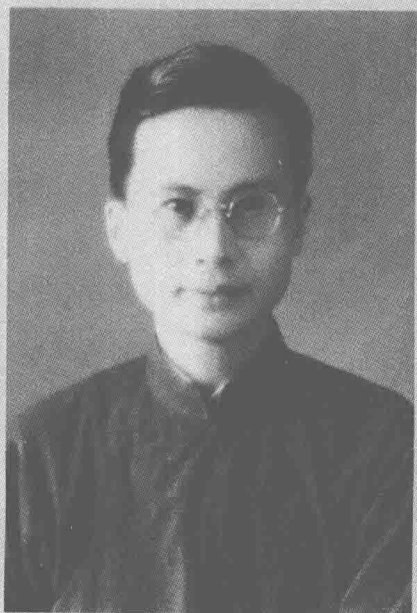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85 千字

2016 年 1 月第 2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0-11724-0

定价: 34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

萧望卿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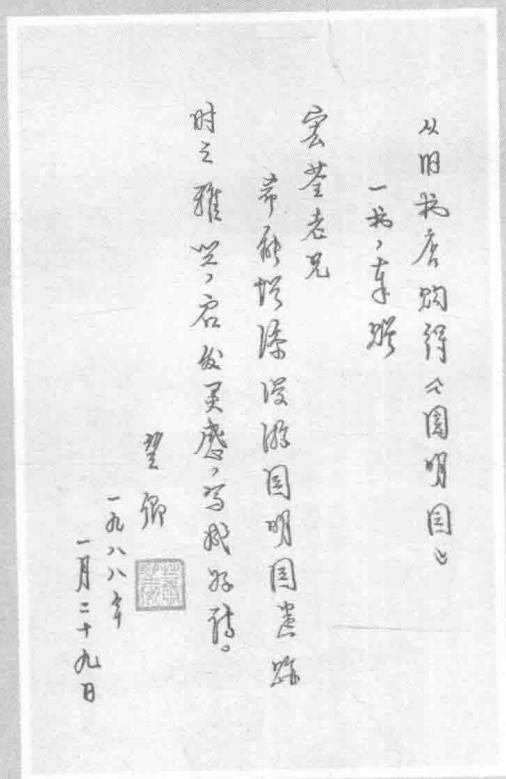


与友人季羨林、王瑶等合影



◀ 萧望卿在书房

▼ 萧望卿手迹



► 作者悬于书房的沈从文亲赠手迹三幅

國文月刊社用牋

字第

號第

頁

望卿先生尊鑒：昨接

復示，至口至信詩的藝術上校正棄一篇。佩弦先生序文，早由健吾兄交下矣。書名《陶淵明批評》，甚好。今呈上出版權授與契約二紙，已簽署，寄回其一。其保證人可請佩弦先生任之。是書分量不多，排版甚易，出版之期，當不至甚遲。國文月刊願欲續刊尊著，以餉讀者，尚祈不吝棄，有以慰之。餘不多陳，敬頌
掇安。

葉公鈞啟 三月廿七日

空白印錯如希誌 鈐下備將來付印時核對一用

关于《陶淵明批評》的出版，叶圣陶具函萧望卿



开明书店初版《陶淵明批評》一书的封面

序 言

袁行霈

“大家小书”，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。此所谓“大家”，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、书的作者是大家；二、书是写给大家看的，是大家的读物。所谓“小书”者，只是就其篇幅而言，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。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，有些倒是相当重。其实，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，一部书十万字，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，似乎算小书，若在老子、孔子的时代，又何尝就小呢？

编辑这套丛书，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，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补习，遂成为经常的需要。如果不善于补习，东抓一把，西抓一把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，效果未必很好。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，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。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，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，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。如果把它们当成

补药来吃也行，剂量小，吃起来方便，消化起来也容易。

我们还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。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、读者认同的著作，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，使之不至于泯没。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，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；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，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。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，让它们重现光芒。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，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，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。人文科学则不然，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。然而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，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，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“大家小书”的开本不大，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。在路边等人的时候、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，在车上、在公园里，都可以读。这样的读者多了，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，岂不是一件好事吗？

“大家小书”出版在即，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。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，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。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此搁笔吧。

前 言

杜志勇

不少看似久远的作品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眼睛一亮，甚至惊异。其中有的曾经一度饱受赞誉，然而因为地域、政治等非学术原因，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。“大家小书”希望挖掘这些价值不菲的遗珍，我不假思索地要推荐萧望卿先生的《陶渊明批评》。

《陶渊明批评》最早于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分三次连载于《国文月刊》，后由沈从文先生推荐给李健吾，继而介绍给叶圣陶，纳入“开明文史丛刊”，由开明书店在1947年7月出版。好评不少，因此1949年即获再版。此后尽管台湾又重印过六次，而大陆一直没能重版。加之萧先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集中在1949年以前，以至于萧望卿这个名字诚如陶渊明唐前的影像，对于普通读者实在太朦胧了；他的著作的真晖也不幸隐没多年。

萧望卿（1917—2006）又名肖望卿，字成资。湖南宁远人。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英语系，旋即转

入中文系，结识沈从文先生，在沈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。1945年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，师从朱自清、闻一多两位先生继续深造，因此结识了林庚、季羡林、王瑶等先进学长。萧望卿1946年先行返京，闻一多师相嘱到清华会合，一起讨论唐诗。不料闻先生在当年7月15日遭到暗杀，其导师只剩朱自清先生一人了。1947年6月，萧望卿参加毕业初试，论文题目为《李白的生活思想与艺术》，考试委员有陈寅恪、浦江清、俞平伯、余冠英、雷海宗、张岱年、游国恩诸先生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曾任教于河南商专、广西桂林艺术师范学院、东北师范大学、河北师范学院等学校。

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认为萧望卿是“为数不多的对李白思想做全面、深入分析的学者之一”。但他最成系统、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当属《陶渊明批评》（以下简称《批评》）。《批评》一书的最早发表时间，恰好是萧望卿研究生入学的时间，应该是在其读本科时完成了该书写作。

关于这本书的导读，朱自清序《日常生活的诗》，已经成为经典文章，读者自可展开欣赏。本文只拟在综合前辈学者相关评论的基础上，谈一谈本书的学术史意义。

第一，作者扬弃了传统考据的立场，而是在对陶渊明抱以“了解之同情”的基础上，采用文学批评的视角

来研究陶诗。

这种视角是以前不多见的，所以朱自清先生在本书《序》开篇就为这种方式正名，“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，对于一切传统，我们要重新加以分析和综合，用这时代的语言重新表现出来。”进而又言：“我们这个时代认为文学批评是生活的一部门，该与文学作品等量齐观。”这种观念和罗兰·巴特的话很近似，也是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沈从文等那班代表当时文化最前沿的有识之士的共识，他们集学者、作家于一身，并以西南联大、清华大学等地教席为阵地，培养出一批践行他们主张且一专多能的优秀支持者，萧望卿和穆旦、汪曾祺、王道乾、郑敏、吴小如等人皆身列其中。《批评》出版后，吴小如以少若之名撰文评论，发表在1948年1月的《文学杂志》上。“我相信，治文学所应走的路，单凭诂订的考据或渺茫的创作是不够的，到终结，还该回到‘欣赏’与‘了解’古典作品这一条路。此书虽小，却不啻为后人开的一扇法门，点一盏明灯。”^①这实际上是指出了《批评》介于考据与创作之间的典范意义。吴小如还以《批

① 吴小如：《陶渊明批评》（书评），《文学杂志》第二卷第八期。

评》的语言为例，指出文学批评应该达到的境界：“作者的情感，却用一种不假雕饰便成绮绣的词采铺摛绩织而成。这本小书，不独可作为专门读物，且可用来当纯文学的作品看，即此已合于‘文学批评’也应该是‘文学’作品的条件与标准。”充满创作激情的萧望卿，以飞扬的想象力、细密的逻辑、隽永的笔致从容道来，直把《批评》锻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美文。

第二，有新视角，自然会看到新风景。“从艺术性方面分析渊明四言、五言诗的优劣，这是《批评》一书的最大特点。用一部书中绝大部分篇幅对渊明诗进行艺术分析，这不仅在萧望卿此书之前所未见，即其后亦极少见。这一特点，便是萧望卿在陶学史上的贡献。”^① 详人所略，知难而进，这是朱自清序言所一再褒扬的。

作者如此做，具有明显的西方“新批评”的印记。他读书期间，接受瑞洽慈、白璧德等西方一线批评大家的课程是自然的，《批评》一书的引文除了艾略特、瑞洽慈，还有叶芝、瓦雷里、蒲伯、朗吉努斯、西密拉等人的观点，精细到从音调、节奏的语言内部探求文学风格

^① 吴云《陶学一百年》，《九江师专学报》1998年第1期。

的养成，这在今天读来还是让人钦佩的。

《批评》是在西方诗学参照下讨论陶渊明诗歌的一本标志性著作。关于陶渊明诗歌的评述重要的此前有两波：一波是梁启超和陈寅恪，一波是林语堂、朱光潜和鲁迅。梁启超的《陶渊明》是用传统诗学知人论世方法，结合西方政治社会学分析来立论的，赞赏陶渊明“真能把他的整个个性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”，“渊明的一生，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”；这引起了陈寅恪的论争，陈文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，特别强调陶渊明的士族出身和气节、天师道信仰和新自然观思想。随后林语堂在《生活的艺术》中标举陶渊明“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，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”，“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，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，所以他的生活会像他的诗那么自然，那么不费力”。接着朱光潜《诗论》有陶渊明专章，融合西方心理学知识，同时引用温克尔曼的观点，提出陶诗“如秋潭月影，澈底澄莹，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”，他后来又在《说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》接着发挥：“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。……屈原、阮籍、李白、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，愤愤不平的样子。陶潜浑身是‘静穆’，所以他伟大。”这引起

鲁迅的针锋相对，他说陶潜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，所以他伟大”，并指出：“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‘悠然见南山’之外，也还有‘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；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’的金刚怒目式，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。”萧望卿的《批评》汲取了这两次大论争的营养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并比较。

作者在新的批评参照系上，表达一个新的态度，也使用了新的概念，并对后来文学史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据笔者查阅各类文献，“玄言诗”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首次提出和使用，当归于萧望卿名下。《批评》中多次使用“玄言诗”一词，“陶渊明的四言诗也是从《诗经》导引出来……而玄言诗的影响就只在说理一方面。”不仅使用了这个名词，更是指出了玄言诗的特点：说理。于是，玄言诗这类作品有了自己的专属称谓，成为诗学史的重要范畴，为后来的文学史所沿用。一般说来，这个概念的提出被追溯到朱自清的《经典常谈》和《诗言志辨》，但两书的初版分别在1946和1947年。至于玄言诗这个概念的最早提出，也许是萧望卿直接接受了朱自清的影响，也许是师生学问相长的一个范例。

作者关于陶渊明、李白、《陌上桑》等系列研究，“当时评论界就认为：袁可嘉、萧望卿的论文已经成为

‘替换老辈’的优秀成果。”^①而此时萧望卿年仅三十岁。

值得敬重的还有：作者不仅在古代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，还同时涉足于文学创作、诗歌理论、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。在沈从文先生的鼓励 and 指导下，相继发表了《李其芳》（1942）、《七月》（1942）、《乌鸦》（1946）、《山城的小湖》（1946）、《桂花林里》（1948）等作品，他在平津文坛崭露头角，成为“‘新写作’的新生力量”。^②其散文创作尤其突出，被评价为“能于绵密深厚，委曲周至中得疏宕空阔之趣者”（吴小如语）。作者不仅创作新诗，还是新诗理论的积极思考者，他把关注视野投向现实题材，发表了《诗与现实》、《新诗的动向》等文章，被看作是“活跃于平津文坛的评论家”^③。这个平津作家群对接当时西方思潮，希冀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。作为其中的一员干将，萧望卿积极放眼国外优秀作品，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，翻译了英国 J.

① 傅秋爽主编：《北京文学史》，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，第 332 页。

② 段美乔：《论 1946—1948 年平津文坛“新写作”的形成》，《文学评论》2001 年第 5 期。

③ 张松建：《现代诗的再出发：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73 页。

罗斯金的《山雾》、W. H. 赫德逊《她自己的村落》等作品，为当时的新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新鲜的给养。

1949年之后，萧先生颠沛流离，精力被严重分散，无法进行正常的创作和研究。1988年退休后，他准备重拾河山，把浪费的时间追回来，不幸又罹患白内障，几近失明，直至1995年手术之后才见好转，他能接着做的也主要是接引后进。萧先生总是慨叹这辈子没有什么成绩，有愧于朱自清、闻一多两位导师，也对不住沈从文先生的期望。先生如此自责，充满了对流逝光阴的无限惋惜，但其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不会被遗忘的。

2013年12月

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